

# 常言有道常言道

说“有道是”如何如何。“有道”二字颇有玄机，可谓要言妙道。网易旗下的大数据咨询服务公司，将其搜索引擎命名为“有道”，可以说是匠心独具。本文的标题，也正是受此启发而来。

所谓“常言”，就是那些约定俗成的格言，远的称古训，近的叫流行语，直白一点说，就是平常话。其实，平常话并不平常，多半是四时节令的提醒、气象风云的预测、饮食起居的忠告、修身齐家的格言、待人处世的哲理、经验教训的归纳，有些俗话则俗中见真趣，话糙理不糙。在我国语体古籍中，常言、俗语俯拾皆是，名言、警句不胜枚举，不仅见诸《菜根谭》等通俗读物，而且见诸《论语》等经典古籍。本世纪初，《中华书局》再版了清末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这部由邓宗禹校点的大型类书，辑录并考证通俗常言近6000条，可见我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常言多么繁盛。除去那些与天文地理、农时节令、日常生活等相关的俗谚外，涉及人文科学方面的常言占了相当比重。

流传在人们口中的常言，尽管菁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同在，但经岁月长河的淘洗，留存于世并常被提起的多半是传播正能量的经典语句。如“真金不怕火炼”“人心齐，泰山移”“满招损，谦受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等。有些常言已经过时，但在批评文字中时常被人提及。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

有些常言相互矛盾，也就是俗话打架现象。有篇叫《俗话说，可俗话又说》的帖子，列举了多组让人无所适从的俗话。例如，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可俗话又说“人多乱，龙多旱”；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俗话又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可俗话又说“靠人不如靠己”；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俗话又说“成大事不拘小节”等等。

这样的现象，在西谚(As the saying

goes)中同样存在。如，西谚有云“Apparel makes the man”(人靠衣装)，西谚又云“A ragged coat may cover an honest man”(不能以穿着取人)；西谚有云“Good beginning is half done”(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西谚又云“The beginning is not everything”(开头不代表一切)；西谚有云“Everything is good when new, but friends when old”(东西新的好，朋友老的亲)，西谚又云“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朋友熟了易生轻侮)。

其实，无论中外，离开了说话者的本意及语境，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作出多种解读。比如“成全你”，在好友说来是友好，到了刺客口中就暗喻着“送你上路”。而“送你上路”原本是送亲友出行时用语，后来却成了黑话。再如，赞美对方广闻博识，不可说“你知道的太多了”，因为这句话还暗含着警告和杀机。古训和常言也是这样，场合不同，指向不同，用意也不同，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撇开说话的对象和场合，必然归于荒谬。不知其所以然到处滥套，或者是斗嘴抬杠钻牛角尖，都是不可取的。



人生福福福境皆念想造成 故释氏云利慾熾然即是火坑 貪愛沈溺便成苦海 一念清淨剎地成佛 一念驚覺航登彼岸 念頭稍異境界頓殊 可不慎哉 北良士圖

## 艺苑 数典



兰花 张大千

# 胡适与《兰花草》

杨建民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首名为《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颇为流行。这首歌节奏轻快，歌词简明，十分上口，因而受到青少年的喜爱，传唱至今。当时多家报刊和歌本都登出了它的词曲。但是，在词作者栏里，有的未署名，有的署为“佚名”。其实，歌词的作者，是对新诗草创之初有大功的胡适先生。

1920年3月，胡适出版了我国新文学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这部诗集留有许多传统旧诗的痕迹：语言不够通畅，形式缺少变化，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尝试集·四版自序》)

但无论如何，这种“尝试”的功绩是莫大的，当时《尝试集》就一版再版。1922年10月又刊行了经作者增删的增订四版。在这次增加的几首诗中，就有歌曲《兰花草》的原诗。该诗题为《希望》，作于1921年10月4日。诗很短，现移录如下。为比较的方便，亦将《兰花草》歌词附旁供参阅：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看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芭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芭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入暖房，朝朝朝朝朝，夜夜夜夜夜，但愿花早开，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开得有多香。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兰花草》歌词是《希望》一诗稍加增改而成。从立意、内容、文辞到形式，都没有大的变化。只是为了传唱的方便，将三段敷衍为四节。

我们今天指出这一点，并非为了替胡适先生争歌词的著作权。一首诗能得到广泛的传唱，谱曲者也功莫大焉。艺术作品所能产生的能量，有时很难估价。就拿《尝试集》来说，现在除去文学史还提及它之外，很少有人去阅读了。但它却仍然能以朴素、清新打动人，以至几十年后还有人“袭用”，谱成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这提示我们，艺术作品中的真实情感、情趣，也许正是保有它生命力的最基本素质。

# 古人如何测风量雨

霍寿喜

在我国古代，气象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独立的学科，但观测天气气候的变化，却是自古就有的科学活动之一。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有文字记载气象方面的观测资料，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也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

古代最原始测风器主要用于测量风向。用布帛之类挂在竿上，后来改用鸡毛做成条形或扇形的羽葆，风吹羽葆扬，与羽葆指向相反的方向即为风向。条形鸡毛、扇形羽葆的重量不同，古人分别称作五两、八两，使用时可因地制宜，比如楚地风小，宜用五两；北方和沿海风力较大，宜用八两，等等。

除观测水平方向的风外，古人也观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旋风，方向混乱的乱风。例如，把自上而下吹的风叫作“颓风”，也叫“焚轮风”，自下而上吹的风叫“颶风”，也叫“扶摇风”等，可见对风的观测非常细致。

《左传》中还首次论述了“八风”(即八种风向)，与现代气象学中的基本风向定义是一致的。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是我国唐代的李淳风。他官居太史令，集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于一身，公元645年就著《乙巳占·候云法》，记载了测风环境、测风工具和测风办法。当时把风力分为八级：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折枝，四级堕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砂石或伐木(折木)，八级拔木树和根。这八级风，再加上“无风”和“和风”(指温和，尘

埃不起的风)两个级，合为十级。这和现代气象观测学对风级的描述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英国的“蒲福风力等级”早了一千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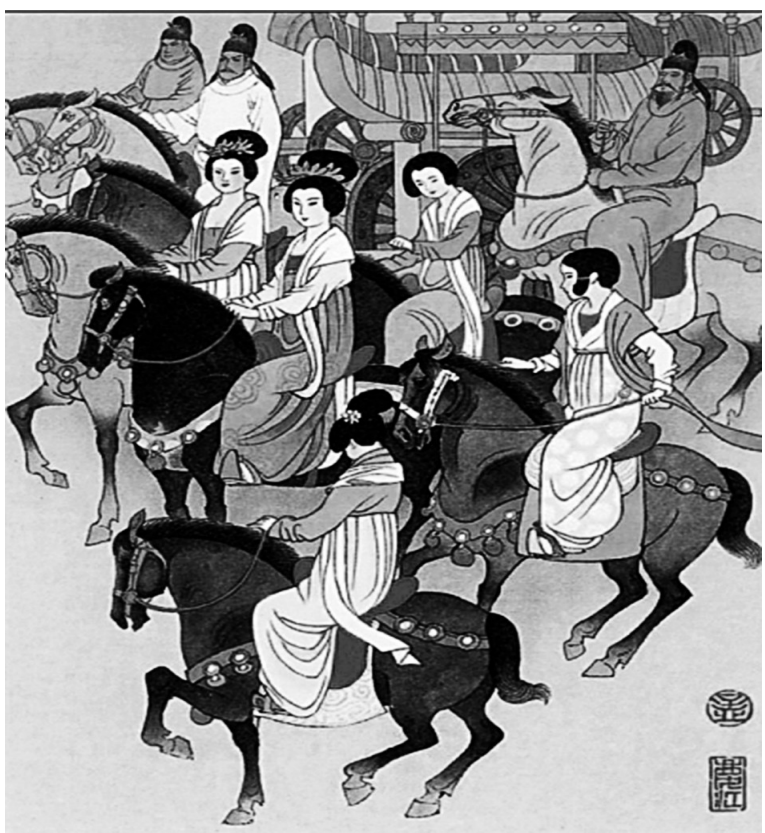
最早的测雨器记载见于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所著的《数书九章》(1247年)。

该书第二章为“天时类”，收录了有关降水量计算的四个例子，分别是“天池测雨”“圆器测雨”“峻积验雪”和“竹器验雪”。其中“天池测雨”所描述的“天池盆”已经和现代气象观测所使用的雨量筒非常接近了，而方法上则采取“平地得雨之数”来度量雨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雨量计算方法，为后来的雨量测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书中也把“降雪”也纳入“降雨量”的范畴，只可惜，在降雪量测量方面，只实测降雪的厚度，并没进一步折算为降水量。

到了明清时期，测雨量雨有了集中的场所——观象台，不仅有气象观测，还有天文观测。各地州、县，也负有观测任务，凡有灾异现象，特别是风灾、雨灾等气象灾害，都必须呈奏，诸如《晴雨录》《雨雪粮价》之类，各地官员也有大量的有关当地天气、气候及气象灾害的奏折。如今，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珍藏着大量的古代有关天文地理、黄河水文、气象灾害方面的资料。

与现代测雨工具最接近的当属“乾隆测雨台”了，它以黄铜制造，为圆筒型，筒高一尺五寸，直径七寸，置于测台之上，用于量雨，测台正面书有“测雨台”三个大字，旁边则是“清乾隆庚寅五月造”的字样。



连环画《长恨歌》插图 孟庆江作



连环画《牡丹亭》插图 彭连照作



《菜根谭》配图 傅益瑶

王兆贵

作为开场白，“常言道”在说书、唱戏、写文章的人群中使用频率较高。发声者或是为了导出话题，或是为了点明主旨，或是为了引起共鸣，通常会引用一句常言。例如，在《心守一事去生活》这部散文中，梁实秋先生开宗明义，常言道，“境由心生”，又说“心本无生因境有”。总之，快乐是一种心理状态。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这一题为《快乐》的代序，既导出了话题，又

点明了主旨，并激起了人们的共鸣。有趣的是，“常言道”还曾被借用为书名和歌名。清代嘉庆年间，有一部古典讽刺小说《常言道》(又名《子母钱》)，现代则有余世存先生辑录的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语录《常言道》，以及常建国、刘一丁合著的绘图本《常言道》。由林夕填词、刘德华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名字也叫《常言道》。还有家报纸，将时评栏目设置为《常言道》。如此看来，这“常言”二字名副其实，时常为人乐道。引用“常言”者，有时也会

## 艺坛 拾遗

# 杨玉环与唐人的生育观念

朱美禄

物有阴阳，人分男女。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因为可以传宗接代和承担粗重的劳动，因而比女性享有更尊荣的地位。男尊女卑，在出生的时候就打上了烙印，除了以“弄璋”和“弄瓦”以示区别之外，有的地方则更直白地以“大喜”和“小喜”加以区分。尽管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杨玉环却颠覆了唐人的生育观念。

杨玉环天生丽质，在得到唐玄宗宠爱后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的得宠，极大地提升了杨家的政治地位。据《新唐书》记载，唐玄宗追赠其父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擢拔其叔父杨玄珪为光禄卿，宗兄杨钊为鸿胪卿，杨钊为侍御史，杨钊(杨国忠)也跟着显达；三个姐姐被分别封为韩、虢、秦三

国夫人。家族声势气焰震动天下，献纳结纳，门庭若市。

杨家地位飞升，市井里巷歌谣对此亦有反映。陈鸿《长恨歌传》中有记载：“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这些歌谣，真实地反映了时人对杨家地位的羡慕。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此进行了诗化的概括：“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不难看出，杨家富贵显赫，成为生女获得巨大利益的至高典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许多人对此羡慕不已，企图复制杨家的成功，以至于改变了生育观念——更愿意生女儿。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翠华南幸。在马嵬坡前，六军徘徊不进，要求诛杀杨国忠以谢苍生，并请以贵妃塞天下怨。

尽管唐玄宗万分不舍，但却爱莫能助，“君王掩面救不得”，“宛转蛾眉马前死”。

杨玉环之死，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晚唐诗人于濂在《马嵬驿》一诗中道：“一从屠贵妃，生女愁倾国。是日芙蓉花，不如秋草色。当时嫁匹夫，不妨得白头。”一般说来，天下父母都会希望女儿长得好一点，但是由于濂的诗歌看来，自从杨玉环香消玉殒，人们便不再希望女儿天生丽质，倾国倾城，以免重蹈其覆辙，倒希望女儿长相平庸，嫁个普通人，这样反而能够长相厮守，白头偕老。可见杨玉环被绞杀后，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随之一变。

总而言之，无论生和死，杨玉环都堪称是“卡里斯马”型人物，她对唐人生育观念的影响，确实不可小觑。

## 艺林 史话

# 在梅边还是在柳边

刘淑萍

作家张欣的小说《不在梅边在柳边》标题是《牡丹亭》中杜丽娘自画像题诗。明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南安太守的女儿杜丽娘携丫鬟春香到花园游玩，在牡丹亭睡着了，梦中与柳梦梅相会。醒后思念成疾，留一自画像，上题：“近者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杜丽娘死后葬于梅花树下，建成“梅花观”。三年后柳梦梅到南安，拾得杜丽娘的自画像，而后杜丽娘死而复生，二人终成夫妇。“不在梅边在柳边”，既隐喻自己的葬地，又恰合了柳梦梅之姓名。

意中人到底在梅边还是在柳边呢？这个恐怕见仁见智了。《红楼梦》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做了十首怀古绝句作灯谜，咏十物，众人皆说自然新巧，争着看。其中一首是：“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婬娟？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此诗借用了杜丽娘自画像诗之首句，咏一物，此物究竟是何物？有人认为是团扇，四句诗分别为：不在梅边在柳边，指的是在梅边在柳边，既隐喻自己的葬地，又恰合了柳梦梅之姓名。

指林黛玉。杜丽娘婚姻不自由，抑郁而死，这点与林黛玉相似。画婬娟有“镜中花、水中月”之意。《红楼梦》与薛宝钗非常排斥这首灯谜诗，她是赞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对闺秀读词艳曲一直持反对态度。而林黛玉则分外欣赏，初听时“十分感慨缠绵”，止步侧耳细听，“不觉点头自叹”“心动神摇”。

戏剧中杜丽娘坚信其爱人不是“梅”就是“柳”，或者说无论是“梅”是“柳”，都是柳梦梅。而张欣小说写的却是，人世间的爱，常常是既不在梅边，也不在柳边。这是一个悲凉忧伤，并夹杂阴谋和罪恶的故事，远比《牡丹亭》诗和《红楼梦》灯谜复杂得多。但不管如何，梅与柳都有风情。人生再无奈，岁月再沧桑，即便人世间的爱既不在梅边，也不在柳边，我们仍然可以拥有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和期待。